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書經解義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御製日講書經解義序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貴之具而已固將副教養之責使四海九州無一夫不獲其所也是故古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樹屏以立其綱設官置吏以張其紀經天緯地以盡其才親親尊賢以弘其業黎民阻饑而為之教稼五品不遜而為之明倫為禮樂以導其中和為兵刑以息其爭訟事未然而預為之備患已至

而亟為之驅蓋治天下之法見于虞夏商周之書其詳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時雍太和之效也所以然者蓋有心法以為治法之本焉所謂敬也誠也中也敬則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揺誠則孚信在中而偽巧不能間中則公正無偏而衺說不能移凡書中曰欽明曰寅恭曰祗懼曰迪畏皆敬之屬也曰允塞曰至誠曰一德曰惇信皆誠之屬也曰義制事禮制心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皆中之屬也性之

者為堯舜禹文身之者為湯武高宗困而學之者為太甲成王悖而去之者為太康桀紂嗚呼心法之存亾治道之升降分焉天命之去留繫焉曷其柰何弗鑒朕萬幾餘暇讀四代之書惕若恐懼爰命儒臣取漢宋以來諸家之説薈萃折衷著為講義一十三卷逐日進講兹特加鋟梓頒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聖王志勤道遠然夙夜兢兢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以毋負上天立君之意夫豈敢一日忘哉是為序

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日講書經解義進

呈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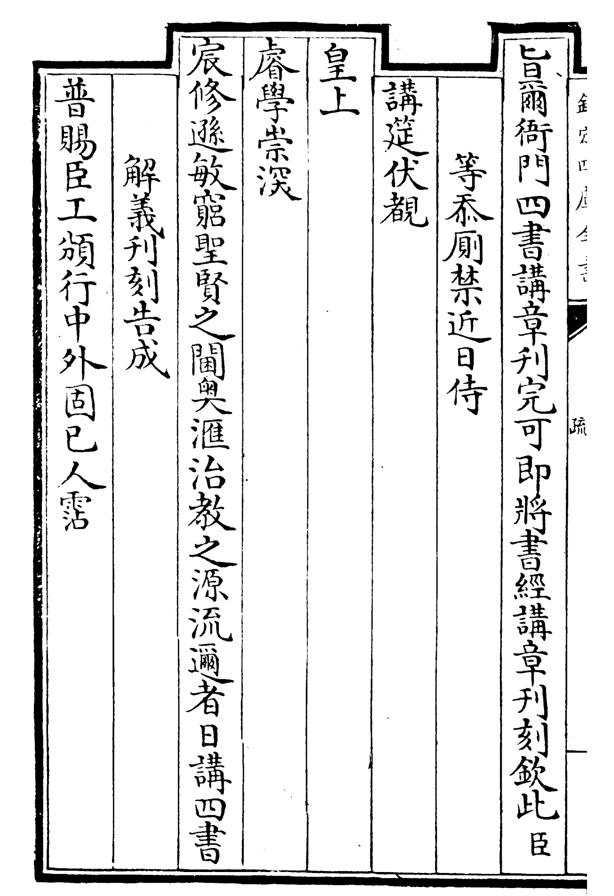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庫勒納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葉方藹等謹

題為進

呈刊完日講書經解義仰祈

聖鑒事臣等於康熙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奉



旨爾衙門四書講章刊完可即將書經講章刊刻欽此臣等忝厠禁近日侍講筵伏覩

皇上

睿學崇深

宸修遜敏窮聖賢之閫奧溯治教之源流邇者日講四書解義刊刻告成普賜臣工頒行中外固已人霑

文德戶佩
教思尤以尚書為道法之大原帝王之弘訓研稽務悉
討論宜詳每當進講之時必
天語親為闡繹凡此精微之藴在
聖衷畢屬融通踐於身心發為政事時幾是勅即哲后奉
若之誠欽恤頻行乃聖帝好生之德賑災贍乏無非
堯咨舜儆之懷伐叛安民不異禹誓湯征之道此蓋
聰明性亶

懋迪功隆實有得于典謨訓誥之中故能措諸天下國家之際恭蒙
綸言下布命以講義校鐫仰見
皇上體道愈勤訓行愈廣以作君兼作師之統即成物完成已之功臣等學術迂踈見聞淺陋測蠡窺管勉思發明先聖之傳訂異叅同惟是竊取諸儒之義庶藉槧鉛之役少抒獻納之忱謹効編摩復加删潤彙梓成帙裝潢進

呈惟我
皇上時置座隅恒資省覽存之精一以執厥中敷之蕩平
以建有極監無逸之義而廸哲以知依誦立政之
篇而用人皆常吉將見已治益臻于治已安益進
於安奠萬年垂裕之基被四表光華之烈臣等不
勝區區之願謹具題恭
進以
聞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庫勒納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葉方藹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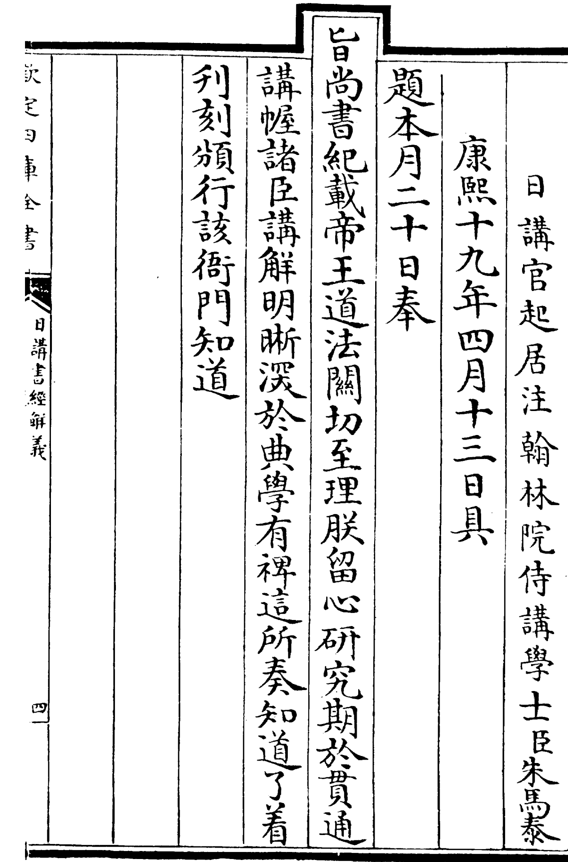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英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牛鈕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常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崔蔚林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奉政大夫臣嚴我斯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朱馬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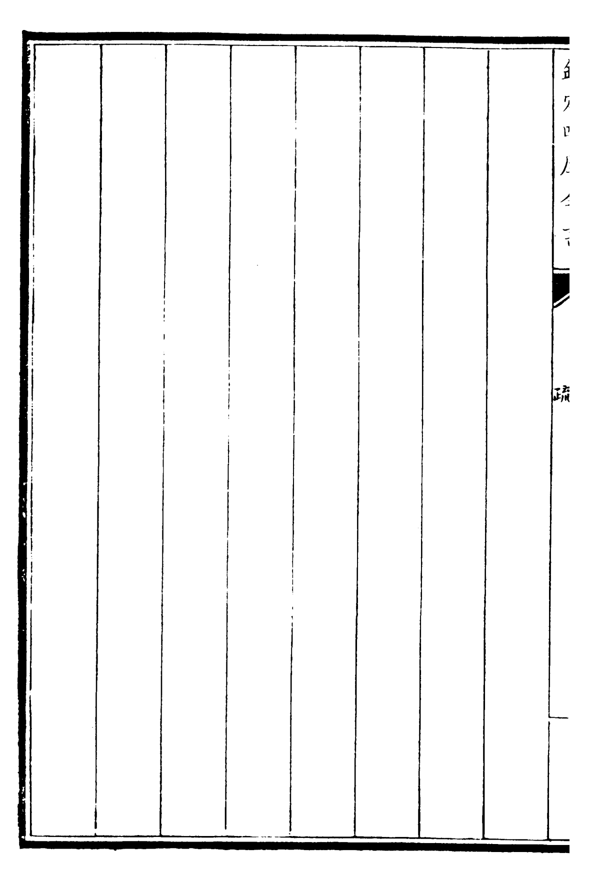
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尚書紀載帝王道法關切至理朕留心研究期於貫通

講幄諸臣講解明晰深於典學有裨這所奏知道了着

刊刻頒行該衙門知道



總裁官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庫勒納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葉方藹

分撰官

通議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臣格爾古德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臣沈荃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宏道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英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牛鈕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常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崔蔚林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奉政大夫臣嚴我斯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朱馬泰

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張玉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臣阿哈達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董訥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王鴻緒

校閲官

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通議大夫臣傅臘塔

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臣多奇

翰林院侍讀臣朱典

翰林院侍讀加二級奉政大夫臣阿山

翰林院侍講奉政大夫臣鄔黒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祖文謨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孟亮揆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陳論
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儒林郎臣顧汧
翰林院檢討加一級文林郎臣沈上墉
翰林院檢討加一級文林郎臣王尹方
翰林院編修臣彭會淇
翰林院編修臣高裔
收掌官

翰林院典簿加一級文林郎臣明　輔

翰　林　院　典　簿臣穆惟乾

翰林院孔目加一級文林郎臣圖克善

翰　林　院　孔　目臣杜登春

翰　林　院　筆　帖　式臣哈桑阿

翰　林　院　筆　帖　式臣薩克薩里

翻譯官

翰林院待詔加一級登仕郎臣敦　代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那麟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傅珅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宜爾彩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臣喀拜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剛五達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郭璟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常綬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石殿桂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查哈喇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阿哈達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黑色

翰林院筆帖式臣邁蜜大

翰林院筆帖式臣張仲智

翰林院筆帖式臣藺起元

翰林院筆帖式臣潘世勳

翰林院筆帖式臣干有慶

滿文謄録官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安著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圖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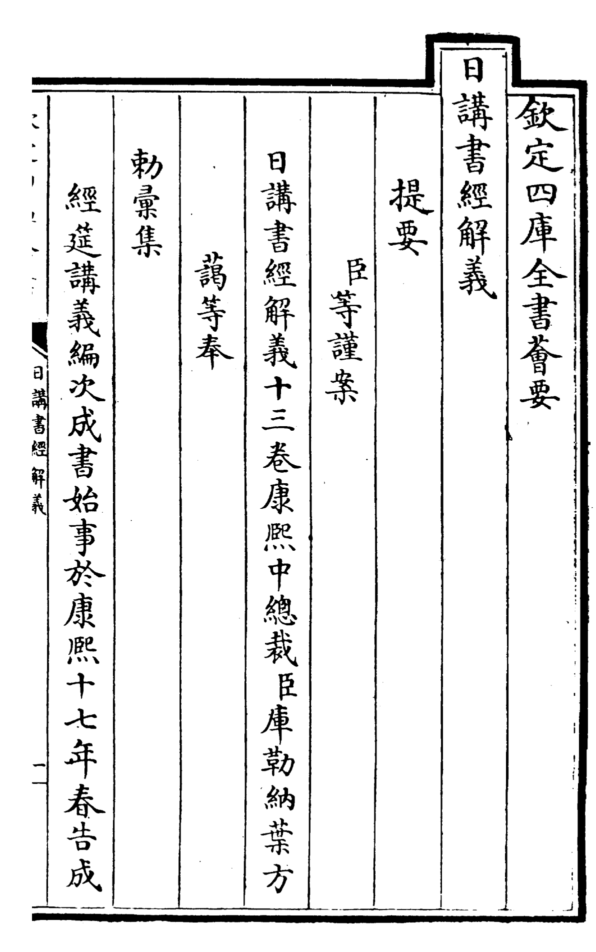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滿都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常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塔哈納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宋颸

翰林院筆帖式臣蘇通保



日講書經解義

提要

臣等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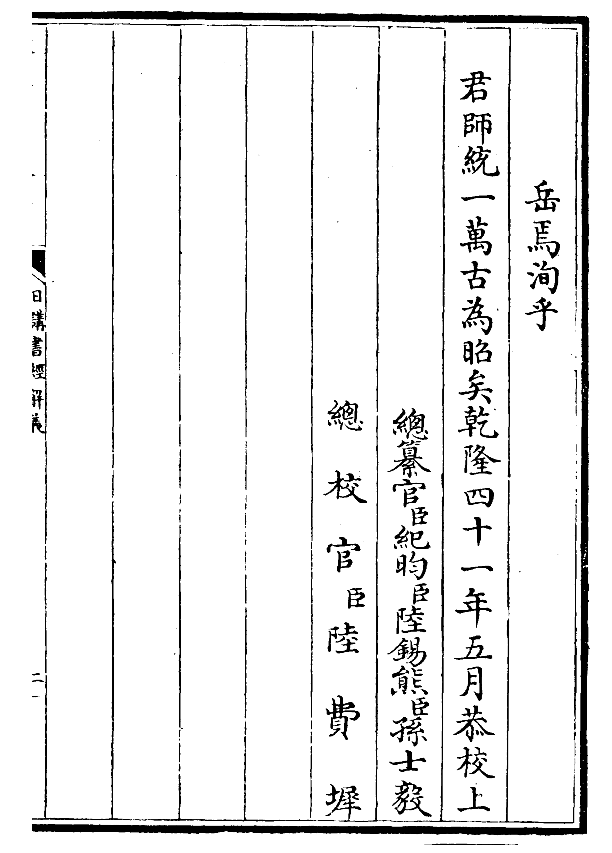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康熙中總裁臣庫勒納葉方

藹等奉

勅彙集

經筵講義編次成書始事於康熙十七年春告成

於十九年夏
御製序文頒行仰惟我
聖祖仁皇帝
契精一之傳
敷蕩平之極於二帝三王之道集其大成猶
命儒臣排日進講凡精微之奥諸臣所不能盡窺者
天語諄詳親為闡繹日積歲稡以成此書其於漢唐
以後諸儒之説掇其菁華亦若涓塵之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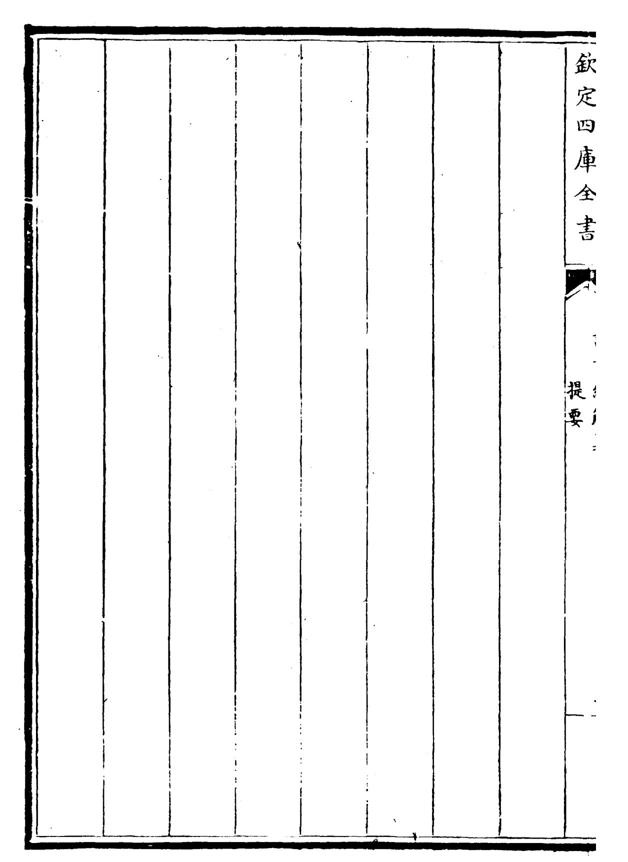


岳焉洵乎

君師統一萬古為昭矣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日講書經解義卷一

虞書

虞是帝舜有天下之號書共五篇堯典紀唐堯之事亦謂之虞書者書本虞史所作以臣述君也蓋堯舜授受一道紀堯不言唐紀禹不言夏而總曰虞書者以見舜之上承于堯而下授于禹也

堯典

洪荒之世簡樸未備堯以聖神文武之德為開天立極之君因時致治著見功蹟可為後世常法故以典名之實萬古君道之標準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一節書是史臣首贊帝堯德業之盛也曰若是發語之辭稽猶考也放至也勲功業欽心之敬明心之通經緯燦然謂之文哲謀獨運謂之思允信也克能

也光德之顯被及也四表猶言四方格極其所至也上下即天地也史臣稽考古之帝堯功業廣大無所不至故謂之放勳然而功本於德堯之德欽敬無有慢忽通明無不照灼文章著見思慮深遠此四者皆出于自然安而又安無所勉強其德之出于性也如此所以恭以持已毫無虛假信乎恭也讓以接物毫無矯飾自能讓也其德之著于行也又如此有此盛德發為光輝凡東西南北無有不及上天下地無有

不到無處非勲正無處非德耳葢洪荒以來伏羲神農黄帝諸大聖人皆功在天下萬世然功德極盛莫過于堯究之帝堯之功本于德帝堯之德主于敬史臣首以欽之一字為言實千古帝王心法之要孔子删書斷自唐虞其以此也與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一節書見放勲之實也俊德大德也九族高祖以

下九世之親睦者交相和也平均也章明也協解作合於嘆美辭變化而為善時猶言是雍和也史臣謂夫德性在人萬理咸備本自峻大但為物欲所蔽則狹隘而不弘惟堯能明其大德純乎天理湛然無累大德既明則身無不修而萬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以親愛九族九族皆知恩義和睦而無乖戾是勲放于家矣百姓氣禀不齊均以此德章之畿內百姓皆感動興起昭然各明其固有之德是勲放于國矣

萬邦風氣不一總以此德和之黎民美哉變惡為善熙皥成俗是勳放于天下矣所謂放勳之實如此蓋有此德之全體即有此德之大用一人修身于上而齊治均平遂可還至立效舉萬類紛紜無不盡在春風和氣之中勳業爛然夐絶百代非甚盛德孰能當此者乎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一節書是史臣記堯功德之後因叙堯之政事而

首言命官造歷也羲和掌天文之官若順也昊言其廣大歷者紀數之書象者觀天之器帝堯以事之最大最先莫過治歷明時乃總命羲氏和氏二人以為日月星辰運于昊天有常數麗于昊天有定象汝等須加意敬謹順其自然之理不可妄意穿鑿凡遲速順逆書以記之而布算以總其實積分以歸其餘躔度次舍器以象之而設璣以載其政置管以窺其行如是則紀數有書觀天有器而人時定矣又必慎重

其事頒之有司布之百姓使知因天時之早晚為人事之先後誠以授時為民事之所關不可忽也蓋聖人事天治民不出欽敬之心而已敬天之心嚴于歷象勤民之心嚴于授時聖人于事何往不敬而况于事天治民之大者乎故曰帝王以敬為修身出治之本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下四節言歷既成而又分職以考驗之此節是命春官也宅即居嵎夷東表之地在今山東登州府暘谷所居官次之名寅賓敬以迎之如賓也平均平秩次序也東作春作也日中者春分晝夜適中星鳥者南方朱鳥七宿殷中也析散處也孳物之生尾物之交也春當發生宜布四方之春令帝堯分命羲仲掌之測候之所在嵎夷東表之地其官次之名稱為暘谷羲仲居此果何事哉一春之節氣早晚日星民物

歷已載矣于春分之旦初出之日必致敬以迎之如見賓而不敢忽察所出之景果見于卯位出于卯時否也凡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必均平周徧序其先後之宜頒之有司考其果與歷合否也又必考之春分晝日之晷度果五十刻于夏永冬短為適中否考之春分初昏之時果南方朱鳥七宿適當午位否二者相合可見仲春為陽氣之中矣于一春之三月又驗之于民果皆分析散處非復隆寒聚室則

氣之温可知又驗之于物果皆乳化交接生育以時非復嚴冬藏蟄則氣之和可知仰觀天文俯察民物如是而春歷無差羲仲之職盡矣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此一節書是命夏官也申命重命也南交交趾之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變化之意敬致者敬以伺日景也火大火心星因因春之析而愈散處也希

毛踈革毛易也夏當長養宜布四方之夏令帝堯重
命羲叔掌之使居南方交趾之地官次之名稱為明
都羲叔居此果何事哉一夏之節氣早晚日星民物
歴已載矣當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必均平
周徧次其先後之宜頒之有司考其果與歴合否也
又考之于夏至之日中立土圭之法伺日行之中天
而察其晷景之長短又考之于夏至晝日之晷度果
六十刻為最長否考之于夏至初昬之時果大火心

宿見于正南否二者相合可見仲夏得正陽之氣矣于一夏之中又驗之于民因其析而又析氣之愈温可知驗之于物毛漸希而革易氣之愈熱可知如是而夏歷無差羲叔之職盡矣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此一節書是命秋官也寅餞敬以送之也納者日將入也西成秋成也宵中者秋分晝夜適中虛北方虛

星夷人氣舒平也毛毨毛更生而鮮潤也秋當成實宜布四方之秋令帝堯分命和仲掌之測候之所在西極之地官次之名稱為昧谷和仲居此果何事哉一秋之節氣早晚日星民物歷已載矣于秋分之暮將入之日必致敬而送之如祖餞而不敢忽察其所入之景果于酉位酉時否也凡秋月物成之候所當成就之事必均平周徧次其先後之宜布之有司考其果與歷合否也又考之于秋分夜間之晷度果五

十刻于夏永冬短為適中否考之秋分初昏之時果虛星適當午位否二者相合可見仲秋為陰氣之中矣于一秋之間又驗之于民果暑退而人氣和平驗之于物果毛落而潤澤鮮好如是而秋歷無差和仲之職盡矣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此一節書是命冬官也朔方即北方在察也朔易冬

月所改易之事昴西方昴宿隩室内湀奥之處氄毛
氄細而温也冬為閉藏宜布四方之冬命帝堯申命
和叔掌之使居北方之地其官次之名稱為幽都和
叔居此果何事哉一冬之節氣早晚日星民物歷已
載矣當冬月歲功已畢所當變舊為新之事必均平
周徧審察其先後之宜頒之有司考其果與歷合否
也又考之于冬至晝間之晷度果四十刻為最短否
考之于冬至初昏之星果昴宿見于正南否二者相

合可見仲冬得正陰之氣矣于一冬之間又驗之于民果氣寒而羣居室内又驗之于物果生耎毳細毛而有以自温如是而冬歷無差和叔之職盡矣蓋堯既總命羲和造歷制器而又分職申布使之隨時考驗其要在測日景度日晷驗中星定二分二至之氣以正四時之序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敬天之心一勤民之心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此一節書是言置閏為作厯之要也咨歎而告之之辭釐治也百工即百官庶績衆功也熙廣也帝堯既命羲和造厯分方考驗又告之曰嗟汝羲氏和氏既受命作厯當知置閏之法每歲十二月每月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使六旬之外無餘日三十之月無大小何須置閏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道左旋日月亦左旋天行健日繞地一

周而過一度日之行亦繞地一周而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有六日而日與天復于初起之度相值時序節候方為一周所謂朞也以朞之數合于歲則天日之會其氣常盈而多五日有奇矣月之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九日有奇而日與月復于初起之度相值一歲之間月與日十二會而必有六月之小盡以歲之數合于朞則日月之會其朔常虛而少五日有奇矣合氣盈朔虛每歲常餘出十日

有奇若不置閏則歲之那移久而愈差矣所以將此餘日置為閏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盈者分為餘數而不使過虛者記為實數而不使不及氣朔分齊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造歷既成頒行天下以此信治百官使有所遵守凡作訛成易以至慶賞刑威莫不以時舉行而衆功自能熙廣豈非置閏之為要哉蓋作歷之法既考分至之一定又齊時月之參差時定歲成則節侯不爽寒暑無易百

官萬民咸知因時趨事政令畢舉而治道備矣故唐虞之人治皆天治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一節書是求總治之職也疇解作誰訪問曰咨任用曰庸放齊臣名朱丹朱堯之嗣子啓明開明也吁嘆其不然也言不忠信曰嚚爭辯曰訟帝堯問群臣曰今日者風氣漸開人文已著裁成輔相當盡其道

經綸調變務得其人誰能為我訪求順時為治之人進而用之以任斯職也放齊對曰帝之嗣子丹朱心性開通明哲可以登用堯嘆其不然曰吁丹朱為人口不道忠信之言又好與人爭辯曲直有開明之才用之于不善若人而使之秉掌國鈞方將作聰明以亂舊章豈可登用乎蓋帝王出治知人為要論道經邦之任必賴厚重端凝之品非區區便給所能勝者故辯言亂政盛世之所深戒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一節書是求分治之職也采即事也都美而歎之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鳩者積累之意僝者宣揚之意象貌也帝堯又問羣臣曰禮樂政刑工虞教養皆人君代天理物之事然畏事則弛喜事則擾誰為我訪求順成事務之人進而用之以任斯職也驩兜欲舉其人先嘆其美曰都今官居共工者精明強幹且

方興未艾聚集事務著見其功若采所優為也堯嘆
其不然曰吁共工為人無事之時靜雖能言有事之
際用則違背無實用也貌雖恭敬心實傲很滔天浩
瀚無實心也以之任事安能有實績乎夫放齊驩兜
之舉何異後世奸邪小人互相汲引者唯堯知人之
明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不但觀
之形跡而直見其心術此其所以為大聖與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懐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一節書是求治水之職也四岳一人而總四岳之事者割猶言害也包其外曰懷駕其上曰襄俾使之也乂治也僉衆也圮族傷害儔類也异哉強舉之辭帝堯訪問四岳大臣曰方今天下湯湯洪水流為民害蕩蕩然汗漫無際懷高山而包其四面襄大陵而駕出其上浩浩然汎濫不止勢若漫天下民不得安

居粒食皆困苦嗟怨汝諸臣中有能順水之性除民之患者我將任以治水之職四岳與諸侯在朝者同辭嘆美曰當今之時能治水者其惟鯀哉堯乃嘆息而甚不然其言曰鯀之為人悻悻自用上逆君命而不行下敗族類而不和既拂人性必不能順水性以治之也四岳又強舉之曰异哉廷臣未能如鯀之才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帝不得已而戒之曰汝往治水其敬之哉既而鯀不用命九歲考績

卒無成效帝堯之言驗矣蓋天為天下而生聖人聖人為天下而求賢才堯知鯀之不可用者知人之智知其不可而姑試用之者憂民之仁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溈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一節書是帝堯為天下得人也巽即遜明明上明言明顯之下明言在顯位者揚薦舉也側陋是微賤者師錫猶言衆與也俞應許之辭女以女妻之刑法則也釐治裝也降下嫁也溈水名在今山西蒲州水之北曰汭嬪為婦也二女娥皇女英也虞舜氏也帝堯欲以天下與賢而未得其人乃訪問于四岳曰朕在帝位已七十載倦于勤勞汝能用我典禮命討之命朕將讓之以位四岳對曰天位至重惟有德者乃

能當之臣無德不敢忝辱帝位帝曰有德之人不拘貴賤如已居顯位者固當明顯之即有德在側陋微賤者亦當薦揚之于是衆臣同辭對曰有鰥夫居處下位曰虞舜者德可以堪此帝即應而然之曰予嘗聞其人但不知其實德何如四岳獨對曰虞舜是瞽者之子其父則心非德義而頑繼母則言不忠信而嚚繼母所生之弟名象又傲慢不恭此天倫之變人所難堪者舜卻能諧和之以孝道供人子之職以事

其親體父母之心以及其弟負罪引慝至誠感動使之進進以善自治父母漸化而為慈傲弟漸化而為友不至于大為姦惡非盛德其孰能之堯曰我既聞其名尚試之以實嫁女與舜觀其儀刑二女何如蓋人之常情或勉強于父母兄弟之間而不能掩飾于夫婦隱微之際若能正始有道則舜德益徵而四岳之所薦為不虛矣于是治裝下嫁二女于溈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堯又訓戒二女曰欽哉當兢

業以執婦道以天子之女下嫁匹夫驕慢易生故也
粤稽帝堯為五帝之盛堯典為百篇之首篇中所載
不過三大節先之以修齊治平繼之以治歷明時終
之以知人舉賢節目有三而綱領總歸一欽誠以欽
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見于修齊治平者此
敬見于治歷明時者此敬見于知人舉賢而不溺于
親愛不遺于疎賤者亦此敬後之人主欲法堯者其
亦敬以作所而已

舜典

帝舜紹堯致治歴試諸艱躬膺歴數攝政以前考言詢事所以見臣道之勞即位以後分職命官所以見君道之逸君臣之常法備于此書故曰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𤣥德升聞乃命以位

此記舜德之盛以見升聞之所自也華光華也協合也帝指堯也濬深沉莫測曰濬神智通微曰哲文者條

理秩然之謂明者虛靈無蔽之謂溫和粹也塞篤實也幽滐之德曰元德史臣稽考古之帝舜曰堯德顯著既有光華舜德又有光華與堯脗合其德何如凡人智者或失之淺露明者或過于伺察惟舜之智滐潛不露而沉幾先物舜之明經緯內含而虛靈不昧與堯之欽明文思安安無異常人恭以持己者或過于嚴峻實以待人者或出于矯飾惟舜之恭則和粹可親而著肅雍之度舜之塞則表裏如一而昭篤實

之容與堯之允恭克讓無異有此四者幽濬之德自
畎畝而令聞上達堯乃命以司徒百揆四岳之位歷
試諸艱以驗其德也蓋書首堯舜二典猶易首乾坤
二卦天地之道備于乾坤君臣之道備于唐虞帝舜
紹堯立極君臨天下皆由盛德大業與堯相符故能
後先媲美炳耀千古也與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一節書見帝舜歷試諸艱功用神速也慎徽美也五典即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常之道從順也百揆官名取揆度庶務之義時敘以時秩序也四門四方諸侯來朝之門穆穆和順之意麓山足也堯將禪位于舜先試之事以觀其德初命為司徒之官職掌五常之教舜則小心敬畏以美人倫由是百姓親五品遜人人無不順從其德足以惇典庸禮可知進命為百揆之官統領庶務舜則以時整理由是

禮樂政刑工虞水火事事無不修舉其德足以統理萬幾可知又命兼四岳之官賔接四方來朝之諸侯舜則以禮感化由是四方諸侯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無不和順恭敬其徳足以儀刑百辟可知當洪水為災堯又命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適遇烈風雷雨變出非常舜則神明泰定度量絶人初不驚懼迷惑其徳足以當大任而不慴可知蓋聖人徳盛化神無往不宜及人而人化之感天而天相之功用神速至誠不

貳真與堯之峻德光昭萬世也與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此一節書是舜德既驗而命以攝位也格來也咨謀曰詢乃解作汝厎猶致也陟升也帝堯試舜之後乃呼而命之曰來汝舜當汝前日進用之初我常詢汝以所行之事而考其所奏之言凡所以敷典揆政覲侯汝固歷歷有以陳之我矣歷三載之久五典從百

揆叙四門穆見汝之言皆致可有功隨用隨效言行相符初終不渝觀其事業則素藴可知汝之德真足以付託天下其代我升陟帝位可乎舜猶讓于有德之人不敢承嗣誠不以天下為樂而以天下為憂也蓋敷言試功乃唐虞觀人之成法堯賢舜曰乃言厎可績舜賢禹曰成允成功其義一也故課功核實為

國家用人之要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此一節書是記舜之受攝也上日朔也文祖堯之始祖舜既不嗣帝位而堯之命終不可辭于是但受攝位之命權管國事乃以正月朔日受堯終帝位之事于文祖之廟以攝位告也葢天位至重正始之際尤當致謹觀舜受堯之終而必告于文祖所以明得統之正且以見古帝王遺大投艱實有敬畏不遑之意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此一節書是政先觀象也在察也璿美珠也璣觀天之器衡即璣中之管齊考驗也七政謂日月五星七者運行于天隨時布令猶人君之有政也故曰七政歷象之職羲和世掌舜之去堯已久能必其在器者果與天準哉故當攝位之初未遑他務首先整理觀天之器美珠飾璣東西轉運所以象天而載日月五星之躔度者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日月五星之運行者在器有隱見完否之弊而在天亦

有轉移進退之差舜則精以察之由衡以窺璣由璣以審象即在器之七政以齊在天之七政使或遲或速或順或逆之數無不與天脗合也蓋天運難見審諸器而可求法制易湮驗諸天而益合一推步之間而天時以定歷法以審此固體帝堯欽若昊天之心為敬授人時之地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一節書是祀羣神也肆解作遂類禋望皆祭名類

比類也郊天有常禮倣其禮以行故曰類也精誠以享曰禋宗尊也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皆所當尊故曰六宗也遙祭曰望徧周徧也舜受終觀象之後即大舉祀典以告攝位上帝乃天神之至尊者正月非郊祀之時其禮與郊祀同勿敢畧也四時日月星辰寒暑水旱乃神之麗于天者亦必精意以享之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而告攝之意仰焉有以達于天矣山川在地之祇不能親至其地則隨其方向

遙望而祭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乃羣神之麗于地者亦必周徧祭告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而告攝之意俯焉有以達于地矣葢天子受命于天爲天地百神之主惟祀典備舉馨香上達則天神格地祇享孰非誠敬一念之所感哉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一節書是覲諸侯也輯斂也五瑞即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也既盡也四岳四方諸侯羣牧九州牧伯

班賜也羣后即岳牧也舜既攝位不可不與天下正始于是正月之内先徵名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令其各執符瑞來朝葢諸侯始封天子授之圭璧以為瑞信至朝見之時乃合符于天子而驗其眞偽也至正月盡閒則四岳羣牧逺近不同先後而至舜則日日見之禮意既得曲盡詢察又得周詳既見之後真知非偽然後仍舊班還其瑞使知封爵之等昔固受之于堯而統攝之權今固歸之于舜與天下正始以

示更新也蓋天子為百辟之主必大權操之自上而後禮樂政刑歸于一尊爵賞予奪定于一統此聖人臨御天下之要道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此一節書是巡守方岳也東岳泰山曰岱宗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燔柴以祀天曰柴秩者具牲幣祝號之次第東后即東方諸侯五玉即所謂五瑞三帛諸侯世子以下所執之幣帛有纁元黄三者之别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也一死士所執之雉也南岳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西岳華山在今陜西西安府華陰縣北岳恒山在今山西渾源州藝祖即文祖特特牲也一牛曰特舜當巡守之年遂舉行巡守之禮二

月先往東方至于東岳泰山禮先告至則燔柴以祀
天望秩以祀名山大川次重覲臣遂接見東方諸侯
凡來朝者皆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以為贄見之儀
祀覲既舉大政斯行時月日正朔之所自出則先協
四時先後與月之大小使寒暑晦朔不差而日固時
月所由成者又從而正之使永短甲乙不異朝廷所
頒也律度量衡制度之所自始則先同陰陽十二律
使高下清濁皆有準則而度量衡又受法于律者凡

丈尺之長短斗斛之大小權衡之輕重亦從而同之不異朝廷所制也吉禮以事神凶禮以致哀軍禮以平邦國賔禮以親邦國嘉禮以親萬民五禮自有隆殺修之使親疎厚薄不失其宜也簠簋用之于吉哀經用之于凶干戈為軍器旌節為賔器章甫為嘉器五器各有規制如之使尊卑上下不違其度也數事皆畢則轉而南行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衡山凡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考制度同風俗二禮器一如岱

宗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華山一如初時之禮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恒山一如西方之禮巡守既畢乃歸京師至于藝祖之廟用特牛以祭復命所尊因以告成也蓋正朔之建法度之詳與夫風俗之好尚禮器之等級皆出自天朝而班諸侯國者苟不時巡而考驗之則積久生玩易至廢弛故巡守者所以維持封建之深意然一歲歷巡四岳而國不費民不勞者從衛少而徵求寡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一節書是定朝巡之期而詳述職之事也敷陳也試考驗也車路車服章服庸有功于民也舜既舉行朝覲巡守之禮遂立為定制每五年内天子巡守以一歲之四仲徧天下之四方諸侯朝見以四年之定期配四方之定所不疏不數所以達上下之情通往來之禮也當諸侯來朝之時各陳為治之說奏聞于上言之善者猶恐所行未必盡符將治國之功績又

從而明白考驗之若果能修舉職業有功于民則賜路車以安其體章服以華其躬旌異之典行使善者愈勸而不善者知勉也蓋天子之與諸侯乃共理天下者不巡守則主德無由下究不朝覲則民情無由上達古之君臣上下交而情志孚勸賞行而功能效誠可為萬世法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此一節書是舜經理天下之政也肇始也封表也濬

開導也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九州之制自昔已然
至舜攝位以冀青幅隕遼濶始分冀北恆山之地為
并州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青之東北遼東等處
為營州九州雖無改于昔而三州實創闢于今以新
分合于故土故曰肇十有二州九山之奠在昔已定
舜以為冀青既分州鎮當識于是封恆山以主并州
醫無閭以主幽州營丘以主營州九山仍乎其故而
三山又因以更新以新封合于舊識故曰封十有二

山九川滌源水患已平舜又以為濬導之功不可不繼于是或疏其源或濬其流川無大小皆渫通之使無壅決水患永寧故曰濬川蓋肇州所以廣德化封山所以慎封疆濬川所以防民患此皆經理之大者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此一節書是舜維持天下之法也象如天之垂象以

示人典常也遷徙遠方曰流宥寛也無心之過誤謂之眚不幸而獲過謂之災肆釋也怙倚恃也終再犯也賊殺也恤憫惻之意舜攝位時設爲墨劓剕宫大辟五等之常刑以明示天下如日月星辰天之垂象使人曉然共知所以待夫罪之重者然雖入五刑而情猶可疑法猶可議則發遣遠方以寛宥之此重中之輕五刑之外有鞭刑用之官府有扑刑施之學校所以待夫罪之輕者然入是刑而情猶可矜法猶可

恕則又許出金以贖之此輕中之輕所謂法之經也若入于五刑鞭扑之中或眚而過誤災而不幸此情輕可矜者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或藉寵而有恃不悛而再犯此情重可惡者則不許流宥金贖而刑殺之所謂法之權也因罪重輕立于常法之中因情取舍通于常法之外聖人之制刑如此然其心果何心哉蓋其錯綜斟酌之又敬雖經權並行而不敢遂以為當罪慘舒並用而不敢自以為得情戚戚

然惟以刑為民命之所關而無所不致其憂也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稍失其平所關匪細虞帝用威之中而益見其仁恩之至故好生之心千載而下如或見之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一節書是記舜用刑之當也流發遣也幽洲北裔之地洲水中可居者放安置也崇山南裔之山在今

湖廣澧州竄驩逐也三苗南蠻之君三危西裔之地在今陝西肅州衛西八百里沙州之地殛拘囚也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贛榆縣共工靜言庸違得罪于巳故流遣于北邊幽洲驩兜同惡相濟得罪于人故放置于南邊崇山三苗負固不服得罪朝廷故竄逐于西裔三危鯀治水無功得罪萬民故殛困于東裔羽山此四人是人心所共惡者舜各因其罪而罪之罪有大小是以法有輕重天下之人皆以為當而

無不心服也蓋聖人心本無怒以天下之怒為怒正天下之法義也除天下之害仁也仁至義盡益可以見虞帝欽恤之實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此一節書記堯終而舜始也殂落崩也遏絶也密静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格至也舜攝位二十八年堯乃殂落畿内之民

哀痛深切如喪父母至于三年之久四海之民亦皆不忍作樂絶靜八音帝堯德澤深遠所以人心思慕如此之甚堯崩之後舜以除喪之明年正月朔日復至文祖之廟始告即位與天下更始重其事也以堯之德啓舜于前以舜之德紹堯于後一以見帝堯之正其終一以見帝舜之正其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此一節書是圖治于四岳也舜既告廟即位先名四

岳大臣訪問治道以為天下賢才或隱于山林或居于下位朝廷未必盡知汝四岳乃賢才進退之所關必總率羣臣大開四方登進之門使有德者畢進有能者咸事焉天下民情或暑雨祁寒或流離困苦人主無由盡知汝四岳乃民情通塞之所係必總率羣臣明四方之目使民之利病無不見達四方之聰使民之休戚無不聞焉盖人君圖治之要莫如用賢理民二端以天下為一家而賢路無不廣以天下為一

身而民隱無不達然非虛心諮訪多方採納則廉遠堂高安能盡天下之事而周知乎故好問好察為大知之本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此一節書是咨治于州牧也牧養民之官寛以撫之曰柔馴而習之曰能惇親厚也允信任也德有德之人元仁厚之人難拒絶也任人包藏凶惡之人舜訪

四岳之後復呼十二州牧民之官而告之曰爾等為養民之官食為民天莫先足食然必使三時不害而人得盡力南畝倉廩不匱民食既足教化可興遠方之民則當寛以撫之使樂歸德化近處之民則當馴而習之使服行禮教素行有德者則尊位重祿以厚之素性仁厚者則推心委任以信之至于包藏凶惡之壬人則拒絶以難之使不得傲倖進用以貽害百姓如是則不特中國之人時雍丕變即蠻夷外國慕

生養安全之樂仰仁人君子之化亦皆相率而服從矣蓋重民食一遐邇親君子遠小人則内治舉而外夷服國家久安長治之道莫踰于斯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徃哉

此一節書是求總治之人也奮起也熙廣也載即事亮明也惠順也類曰疇衆曰僉懋勉也舜以相臣居

百僚之首非才全德備難堪此任故咨訪四岳曰今之天下乃帝堯之天下今之事功即帝堯之事功汝廷臣有能奮起事功以恢弘廣大帝堯之事者吾將使之居百揆之任以明亮禮樂刑政工虞教養庶事因以順成庶類使天地民物各得其宜各遂其性則帝載無不興矣如此重任何人可以當之四岳與朝臣同辭對曰伯禹見作司空可居此任帝素知禹賢即以羣臣之舉為然而咨以命禹曰汝仍為司空以

平水土惟是百揆之職兼而行之當勉勵不怠以成熙載之功可也禹拜稽首不敢自任讓于稷契暨臯陶言三人才德可居是職帝舜以三人固賢而禹功冠羣臣尤宜首用故但然其舉而不聽其讓曰百揆重任非汝不可汝其往就職事哉蓋天下之治非憂患禍亂之足虞而養安無事之可畏必君相常存奮起之心而後治道乃有日新之象帝舜紹堯即位世當極治而猶虛懷咨詢求賢若渴者誠以保邦制治

首在擇相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此一節書是申命棄終養民之職也棄后稷之名阻困厄也后君也封于邰為君而居稷官故謂之后稷播布種也帝曰洪水初平之後地利未能盡興黎民容有困阨于飢餓者今命汝仍為后稷之官任養民之職當教民因天時之早晚審地勢之燥濕以播種此百穀使人人無阻飢之患以終司農之職可也當

時艱食已奏烝民乃粒而舜猶視民如傷殷殷誥誡者聖人愛民之心至無已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

此一節書是又申命契終教民之職也五品五倫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化之官敷宣布也五教即五品之教寛從容不迫之意帝曰契平成甫奏教化未洽百姓容有恩義乖離不相親睦以致五倫之品節亦多不相遜順今命汝仍為司徒之官任教

民之職必加意敬謹以宣布五品之教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少有怠忽又必寛裕不迫徐俟民之自化以復其天性之良則親遜成風矣蓋敷教之道必主于敬而尤在于寛敬則不慢寛則易從二者不可偏廢敬以濟寛而寛不失于縱弛寛以濟敬而敬不傷于急迫誠萬世掌教者之所不能易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一節書是又申命臯陶終士師之職也猾亂也士

士師也掌刑之官服服其罪也宅居也帝曰平成方

始豈無蠻夷之人猾亂中國中國之人乘閒而為寇

賊姦宄者乎今命汝仍為士師之官于寇賊姦宄罪

之不可宥者則有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以服其

罪而服之但有三等之就惟死刑棄之于市宮刑則

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以全其生也于寇賊姦宄情

有可矜者則制五等流刑以宅其罪而宅之但為三

等之居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以差其等也汝當盡心明察當刑而刑不失乎輕重之則當流而流適合乎遠近之宜必如是則能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諸夏之人既已回心嚮道遠方之人有不望風慕義者乎蓋司刑之官不明不足以盡人心不允不足以當人罪惟明則情偽畢知允則輕重適當易卦言用刑如噬嗑如賁如旅皆取象于離則用刑貴明可知矣明則未有不允服者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一節書是求共工之官也若順也垂臣名共工掌工作之官殳斨伯與三臣名諧和也帝曰制器利用事關國計誰能為我順物理之自然以治我百工之事者我將用之羣臣同辭對曰有臣名垂者巧于因物就功可當此任帝即然其所舉而呼垂而命之曰工必因天時順物宜盡人事技藝有度不作淫巧以

蕩上心服器有式不至侵陋以亂朝制汝其爲予總統衆工垂乃下拜稽首舉殳斨及伯與以讓之帝曰三人雖賢但總領與專治不同諧和衆職非汝而誰其往就職可也按禹之智行所無事垂之巧善因物理可見唐虞之治不過事事順其自然此古人之制作所以爲不可及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一節書言舜求掌山澤之官而命之也上山林也下澤藪也益臣名虞掌山澤之官朱虎熊羆四臣名帝曰上山下澤之間各有草木鳥獸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然後可以長養而不竆汝羣臣誰能為予順而治之者予將用之羣臣同辭對曰在廷之臣惟伯益可當此任帝又曰汝羣臣所舉誠然嗟伯益汝當作我掌山澤之官伯益聞命下拜稽首推讓于朱虎熊羆四人帝又曰汝益所讓固然然汝其往任此職

哉山澤之事汝諧和之可也郅隆之世庶草蕃廡鳥獸魚鼈咸若亦唯任用得人故耳用人顧不重哉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此一節書言舜求典禮之官而命之也秩宗主秩次百神之官心無私曲曰直清潔淨也帝曰予咨訪汝四岳羣臣之中有能為予掌此祀天神享人鬼祭地

祇之三禮者予將任而用之四岳與羣臣同辭對曰在廷之臣惟伯夷可當此任帝又曰汝等所舉誠然嗟伯夷汝當作我秩叙宗廟之官夫事神之本在于一心必須每日之間無論早晚一于敬畏不可少有怠忽使方寸之間常存正直自然心地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如此方可交于神明而主此三禮之事矣伯夷聞命下拜稽首讓于夔龍二人帝又曰汝所讓固然然典禮重任非汝不足當之汝其往任此官致其

欽敬無失寅清之道哉寅者敬也敬者德之聚也禮之本也故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政事昏上下亂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一節書言舜命典樂之官也冑子長子自天子之太子以至公卿大夫之嫡子也和厚曰温莊敬曰栗永吟咏也聲五聲律十二律倫倫序也帝舜因伯夷

讓夔遂呼而命之曰汝夔我今命汝作掌樂之官教訓天子之太子與公卿大夫之嫡子此皆後日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故不可不豫教之汝當常以樂與彼講習使涵養其德性變化其氣質如性氣直遂者或少和厚教他直而又溫性氣寬緩者或少莊敬教他寬而又栗使其無不及也剛勁者易至刻虐教他剛而無虐簡畧者易至傲慢教他簡而無傲使其無太過也作樂之道何如蓋樂由人心而生凡人心有所

向必發于言而為詩是詩者言其志者也有詩便有長短節奏可以歌咏是歌者永其言者也既有歌咏便有高下清濁之不同是宫商角徵羽之五聲皆依永而出者也既有五聲未必能和又必取十二律之管調和之然後高下清濁之節成文而不亂是律者和此聲者也聲既和然後播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閒而為樂則八音皆能諧和而不相侵亂以失其倫序由是薦之郊廟則神無不和奏之朝廷則人無

不和蓋以和感和自然之理也以此而教胄子豈有不感化者哉記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然教化之行始自貴近此帝舜諄諄以教胄為先務與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此一節書言舜命納言之官也龍臣名堲疾惡也讒說讒間之言殄絕也大衆曰師納言官名允當也帝舜因伯夷讓龍遂呼而命之曰汝龍我最疾惡小人

造為讒間之説顛倒是非變亂賢否既傷絶善人君子所行之事且傾駭我國中衆人之聽聞其害至大也今命汝作納言之官汝于早夜之間出納我之命令或以我之言語宣布于下必用心審察果無矯偽蒙蔽之私纔可傳出如有不當還須執奏或以羣下言語奏聞于我亦必用心審察果無希合巧佞之姦纔可奏上如有不當即須論駮如此則出納之間所言皆合于理矯偽者既無所託邪僻者亦無由進而

讒說者不得行矣讒佞之徒雖盛世不乏然大聖人在上則彼小人自不得肆其奸邪之毒以為害于衆不然元凱岳牧鮮不被陷于共驩欲求唐虞之治烏可得哉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此一節書言舜總告羣臣而勉其盡職也帝舜既分命羣臣各任其職至此又總告之曰嗟哉汝等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有二人職任雖有不同然所理

者皆上天之事蓋天生民而以治理託于君君不能獨理而託于臣故庶官之事即天事也茍一事怠慢一時忽畧則天事必致廢缺汝等皆須常操敬謹之心勤修職業使上天之事一一明亮則我代天理物之責庶幾克盡矣汝等可不勉哉唐虞咨儆無不求端于天而天事本人事人心即天心君臣上下各敬其事即所以事天也豈僅祝史拜跪之空文而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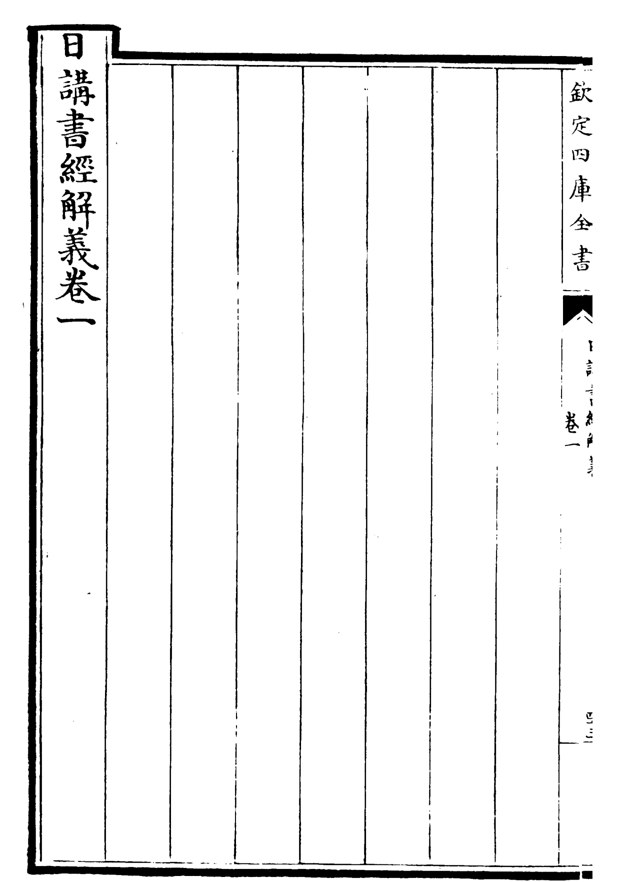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此一節書記舜命官之後立法以維持之而并述其效也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罷斥曰黜登用曰陟無功曰幽有功曰明分北猶分背也謂分别其善惡也帝舜命官分治之後即立考課黜陟之法令百官三年既滿即考其有無功績以驗其職事勤惰三年一考六年再考至九年既滿然後通考其在任事績大行賞罰惰而不能明其功者罷黜之勤而能明其功者升用之三載考績固不失于太寬九載黜陟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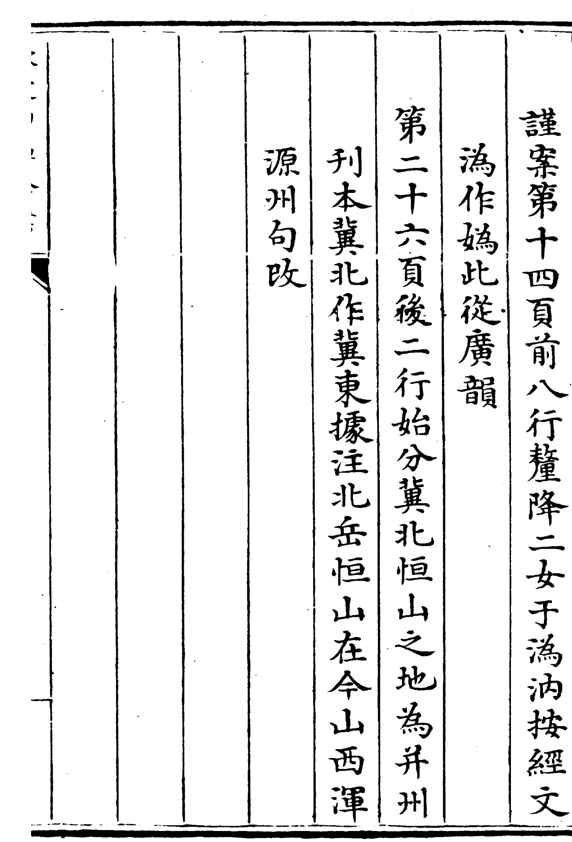
至于太嚴故羣臣各修其業庶功無不熙廣不止此也如三苗作臣作叛本有惡而無善今則感慕服從亦得以考其善惡而分别之善者擇而留之惡者竄而去之無復向日之負固梗化亦因朝廷舉措得宜可以服遠人觀化之心故也近說則遠來内安斯外靖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内不式於四境之外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此一節書紀帝舜之始終也徵召也陟方升遐也史官于舜典篇末總叙之曰帝舜生三十年堯乃徵召于畎畝之中而登用之後來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通共有三十年始即帝位在帝位又五十年乃升遐而崩計其壽凡一百有十歲此帝舜之始終也大德者必得其祿位名壽豈虛語哉



日講書經解義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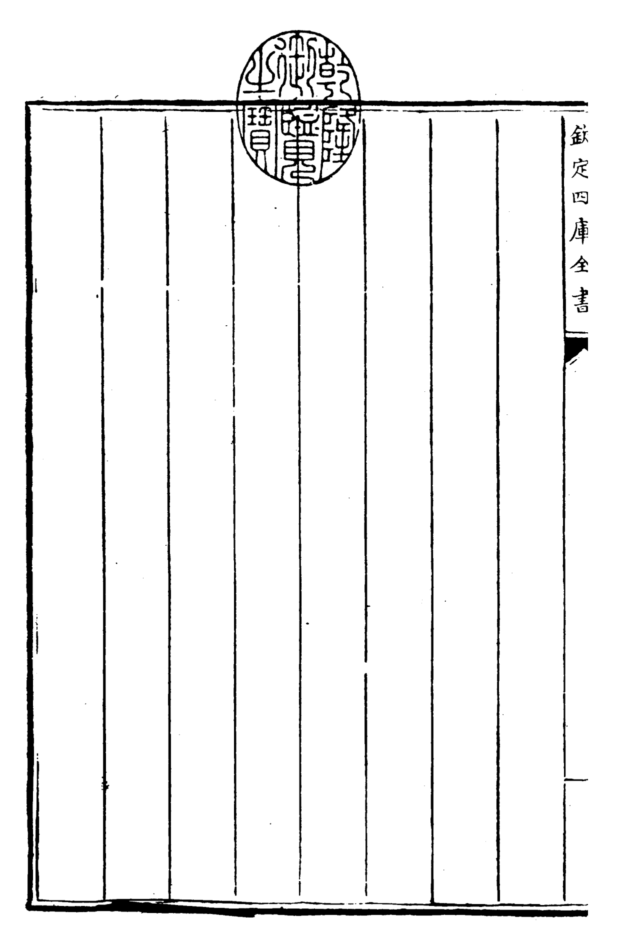

謹案第十四頁前八行釐降二女于媯汭按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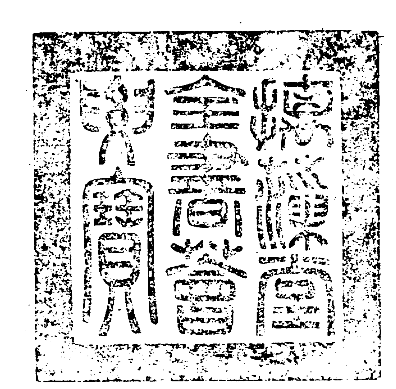
媯作嬀此從廣韻

第二十六頁後二行始分冀北恒山之地為幷州

刊本冀北作冀東據注北岳恒山在今山西渾

源州句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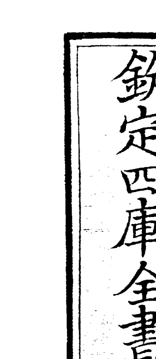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蔣予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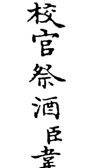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書經解義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日講書經解義卷二

大禹謨

大禹謨者史臣記大禹所陳告于帝舜之謨議也故以大禹謨名篇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一節書史臣敘禹陳謨之由也禹功業盛大故稱大禹文命文德教命也敷布也祗敬也帝指舜而言

史臣稽考古時大禹曰禹為舜臣當治水成功其文德教命既已敷布于四海之内于是陳其謨謀議論以敬承于帝舜欲其保治于無窮盖好問好察兢兢保治者帝舜之心也禹之開陳善道正所以敬承帝舜之美意耳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一節書記禹祗承于帝之謨也后即君克能也艱難也乂治也敏速也大禹陳謨曰人君一身總庶政

統萬民其道最為難盡人臣受國家委任有輔政長民之責其道亦最為難盡必須為君者真知為君之難兢兢然務盡為君之道為臣者真知為臣之難亦兢兢然務盡為臣之道如此上下交修然後朝廷政事乃得整飭修舉而無壞亂之弊天下人民亦皆從上之令速化于善而不容自已苟為君與臣者不知其難或徒知其難而不能實盡其難則政事必至于廢弛民心必至于渙散豈能使政乂而民化哉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此一節書記帝舜然禹克艱之謨因推廣之而歸于堯也茲指上文君臣克艱而言攸解作所伏隱伏也衆兼臣民言無告是民之鰥寡孤獨無處告訴者困窮是士之困苦貧賤窮而未遇者帝指堯也帝舜答禹曰汝謂君臣克艱則政修民化此言誠然為君臣者信能如此將見聞見博而壅蔽通凡嘉言可以補

益者無有隱伏于下矣四門闢而羣賢進凡懷才抱德者無有遺棄在野矣賢才聚于上膏澤施于下雖萬邦之廣萬民之衆無有一夫之不獲其所矣君臣克艱之效至于如此然此豈易致哉必須稽考于衆人言有善即舍己從之然後人樂告以善而嘉言罔伏也又必廣詢民瘼有窮而無告者一一周恤不忍虐害然後德澤逺被而萬邦咸寧也又必博求賢哲雖困苦貧賤者一一舉用不至廢棄然後多士畢集

而野無遺賢也此三事者惟帝堯乃為能之也夫舜
于克艱之事不敢自謂曰能而必歸諸堯則舜之克
艱于此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四海為天下君
此一節書伯益因舜以克艱歸堯因贊堯以勉舜也
都歎美辭廣廣大也運運行也眷是眷顧之意奄盡
也伯益曰美哉帝堯之德既廣大而無外且運行而

不息有不可一端形容者自其德出于自然者言之謂之聖自其聖妙于莫測者言之謂之神自其剛毅能斷者言之謂之武自其英華宣著者言之謂之文帝堯之德可謂極盛而無加矣是以皇天眷顧其德保佑命之使其有四海之地尺地莫非其有為天下之君一民莫非其臣焉夫堯以盛德得天如此所謂克艱厥后者信乎為堯之能事也今帝紹堯而為治可不思克艱以承天之眷命乎天眷有德民懷有仁

帝堯廣運之德乃帝堯如天之仁也法堯者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則四海戴若父母而皇天之眷佑亦無疆矣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此一節書禹有感于益之言因深言天道以終不可不克艱之意所以責難於帝也惠順也迪道也逆反道者也禹曰凡人行事能順道理而行天必降之以福凡吉慶皆集於其身若背道理而行天必降之以

殃凡凶禍皆集於其身猶之表立而影隨聲出而響應不可易也帝堯有廣運之德斯受皇天之眷正所謂惠迪吉也天人感應之理昭昭如此然則君臣其可以不克艱哉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此一節書益因禹陳克艱惠迪之謨而推廣之以告

舜也無虞無可憂虞之事罔字勿字皆禁止之辭逸
安逸也淫過也謀圖為也百志謂凡百謀慮熙光明
也咈拂逆也益曰吁嗟乎天位至重保守為難帝其
戒之哉今四方太平無可憂危然亂每生於極治而
變常發于不虞正須常常儆戒不可自謂治安也盖
承平既久法度易至廢弛必須修明振舉不可失墜
太平無事人情易流逸樂必須愈加勤勵不可遊于
安逸淫于宴樂任用賢人勿使小人間阻屏斥憸邪

不可少有遲疑凡謀為事務心或疑而未安切不可
苟且成就凡百志慮必須正大光明理順心安者然
後可以成之至于刑賞予奪自有公正道理不可違
背正理而屈法狥情以求百姓之稱譽凡人好惡從
違皆有本然公心不可咈百姓之公心而任情好惡
以從一己之私欲此八者皆當儆戒者也人君若能
内而無怠於心無一念之不儆戒外而無荒于事無
一事之不儆戒則治道益隆太平可保不但中國之

民服從而已雖逺方四夷亦莫不聞風向化稽首來朝矣儆戒無虞其效如此儆戒無虞即所謂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古聖人持盈保泰宵旰不遑故能卜世卜年懋建無窮之基業後王德薄晏安鴆毒災患當前而莫之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此一節書大禹因伯益陳儆戒之言遂歎美之而告帝舜也於歎美詞叙順也戒曉喻也休休美也董督責之意禹曰嗚呼美哉伯益所陳儆戒無虞之言帝當常常思念而不可忽哉蓋為人君者貴乎有德然德非徒存諸心而已當見之行事使政無不善乃為實德而所謂政者又在為百姓興利造福使民無不安乃為善政養民之政何如水火金木土穀此六者天地自然之利民生日用不可缺者必須一一整理

或洩其太過或補其不足使六者無有不修六者既修於是教之明倫理修禮義以正其徳教之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又教之勤生業節用度以厚其生將此三者一一區畫各得其宜各當其理使無不和合此六者與三者總謂之九功既能修和則養民之政各有成功一順其當然之理而不至錯亂矣九功既敘則民皆利其利而樂其樂莫不形之于歌咏之間矣然始勤終怠人之常情已成之功能保其久而

不廢乎是故百姓有勤于九功者當以善言戒勵使知所勉有怠于九功者當以刑罰督責使知所畏而又恐其出于勉強或不能久也復勸之以九歌即取百姓前日歌咏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感動之使百姓歡欣趨事鼓舞不倦則修者常修和者常和前日之成功得以永久不壞而養民之政曲成而不遺矣此皆保治之道帝之所當深念者也夫養民之政至於惟敘惟歌即伯益所謂

無虞也而必保其治於勿壞即伯益所謂儆戒也禹益之言其互相發明如此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頼時乃功

此一節書帝舜因大禹陳說養民之功遂應而許之也六府即上文所云水火金木土穀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乃猶汝也帝對禹曰汝謂政在養民而已成之功當保而勿壞此言是也但保治固我所當為而成治實汝所由致往時洪水為災天地皆失其職萬

民不得其所今水土既平上天亦得成其生物之功于是水火金木土穀相資為用六府信無一之不修正德利用厚生各當其理三事信無一之不和而養民之政成矣不但今日之民蒙其利萬世之後猶將賴之此皆汝治水經理之功非他人所能預也夫天下事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功雖成豈可不思所以保之克艱惠迪之道為君臣者信當相與以圖之矣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此二節書記舜命禹攝位及禹讓皐陶之辭也朕德之朕禹自謂也古者上下皆可稱朕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也降下也兹皆指皐陶言帝舜欲禪位而羣臣之功無過禹者遂推美其功呼而命之曰來汝禹我居此帝位三十有三年過于耄而及于期血氣已

衰倦于勤勞之事汝當朝夕勉力不怠以總率我之臣民禹對曰攝位重事我之德薄民不依歸豈能當此羣臣中惟臯陶能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其德下及于民民皆感戴而懷服之帝欲為天下得人當以此人為念不可忘也且我之讓臯陶豈苟然哉我嘗思念堪此重任者惟在于臯陶要舍而他求未見有過於臯陶者亦惟在于臯陶我顯然稱道者惟在于臯陶我發自本心所深信而誠服者亦惟在于臯陶反

覆思之終無可易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必有以副帝之任而不孤天下之望也夫攝位重事也而禹之推讓臯陶諄切如此蓋聖人之心惟欲為天下得人而已豈有一毫私己之意哉

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一節書帝舜因禹讓臯陶遂呼臯陶而稱美之也干犯正政令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五等之刑也五

教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之教也弼輔也期望也懋勉也帝舜曰汝皐陶惟兹臣民衆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令者此何故哉蓋由汝作士師之官能明于五等之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初五品不遜或不免于用刑非忍於殘民也實期人皆遷善改過至於無刑可用耳所以民皆感化皆能合於中道不至越禮犯分懼于法網而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汝當益加懋勉始終此心可也

民出乎教則入乎刑入乎教則出乎刑刑禁于已然而教感于未然臯陶刑官也而曰弼教故王者以教化為首務刑者不得已而後用之後世日從事于科指條禁之煩章程法令之末而于所謂化民成俗陶于仁壽之本計則視為迂濶而莫舉治莫古若職此之故與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此一節書皐陶因舜美其功而歸功于上也愆過差也嗣世皆謂子孫宥赦免也過者誤犯故者故犯不辜謂無罪之人不經謂不合於常法皐陶曰民協于中此豈臣之功哉盖由帝之德盡善盡美無一毫過愆故能然耳臣畧數之如臨臣下則簡静而不至於煩擾御衆民則寬裕而不至於急促罰有罪之人則止在本身而不及其子孫賞有功之人則不止本身

而且及其後世過出無心者量情恕之雖大事亦從寛貸明知故犯者盡法治之雖小事亦不輕恕罪已定矣或有可輕可重在疑似之間者惟從輕以處之功已定矣或有可輕可重在疑似之間者則從重以賞之又有一等罪人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于非辜不殺則恐失于縱舍帝則以為與其輕于用刑而致枉殺無罪之人寧可姑全其生使我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

帝有此德深入于民心所以天下之人無不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皐陶以民之不犯由于帝德之罔愆而不敢以種德民懷之化自居不敢以明刑弼教之功自任古大臣善則稱君類如此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此一節書帝舜因皐陶稱頌其德又申言以歸美于皐陶也俾使也風動謂德教感民如風之動物也帝曰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此我之所欲也汝能使

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流行于東西朔南之間譬如風之鼓動萬物莫不靡然順從此乃汝之休美不可得而辭也使非汝明刑弼教則我好生之念雖切亦豈能遽洽于民哉臯陶有弼教之功而不自居必歸之于上舜有好生之德而不自居必歸之于下古之君臣具相與讓善也類如此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此一節書帝舜因禹以功德推皐陶故特舉禹之功德而申命之也洚水洪水也允信也滿者自足假者寬假懋盛大也嘉稱美也丕績是大功乃猶汝也歷數謂帝王相承之次序陟升也帝曰来汝禹昔者洪水汎濫乃天示儆戒於我當是時汝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汝能如此則既賢于人矣常人

于成功之後未免有滿足自恕之意汝又能在邦則勤于王事在家則儉于私養自視歉然不敢滿假此亦惟汝之賢也汝惟不自矜其能而能之實不可掩天下誰與汝爭能汝惟不自伐其功而功之實不可掩天下誰與汝爭功汝之德我以為盛大汝之丕績我以為嘉美天之歷數當歸于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以為天下臣民之主今日揔師之命豈可得而辭哉堯之德曰允恭克讓舜之德曰温恭允塞禹之

德曰不自滿假三聖人所由先後一揆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一節書舜將傳位于禹而告以存心出治之本也危危殆也微微妙也帝舜曰心一而已由其發于形氣之私者言之則謂之人心此心一發若無義理以節制之便流于邪惡而不可止豈不危哉由其發于義理之正者言之謂之道心此心纔發一為私意所蔽未免又入于昏昧豈不微哉危微二者間不容髮

擇之不精則理欲混淆中道亦淪于晦故欲其惟精守之不一則理動于欲此中未免搖奪故欲其惟一惟精惟一由是危者安微者著自人心而收之孰非道心自道心而擴之孰非中道吾心之内信能執此至當不易之理而推之以運萬化以達萬變安有過不及之患哉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先以治之之本傳之心法者治法之本也故其丁寧告戒

有如此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一節書帝舜告禹以聽言處事之要也稽考證也詢咨訪也庸用也帝曰人君聽人之言必須其言原本古人歷歷可據然後可以聽之若無所稽考之言駕空懸說設誤聽之未有不淆亂國是妨害政事者汝宜絕之而勿聽焉人君用人之謀必須其謀曾經咨訪合於衆論然後可以用之若不詢于衆之謀獨

任已見設誤用之未有不拂逆人情阻格難行者汝宜拒之而弗庸焉此二者聽言處事之要也既有存心出治之本又得聽言處事之要内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此一節書帝舜命禹攝位既反覆教戒之至此又深

儆之也位謂君位可願是人心同欲之理好善也戎兵也帝曰君之與民分雖相懸道實相須人但知君為可畏自我觀之民所可愛豈非君乎人但知民為可忽自我觀之君所可畏豈非民乎盖天下百姓至衆若無大君則饑寒誰與賑救爭害誰與治理將何所仰戴乎此君所以可愛也人君一身最孤若無衆民則財用誰為供給役使誰為出力將何以守邦乎此民所以可畏也然則人君居此可愛之位治此可

畏之民可不敬哉必兢兢業業慎守其所居之位可也慎位何如蓋中道之在吾心固至善之理而可願欲者也必敬修其所可願欲之理凡存于心發于政務使有善而無惡有可欲而無可惡然後人心永戴天位常安苟或不然使四海人民困苦窮極則向時仰戴者轉為怨嗟向時守邦者轉為離叛人心既失所受于天之禄亦永絶而不可復矣夫言發于口利害攸關惟口生出好事惟口興起戎兵所係之重如

毋今我命汝之言豈容更有他説汝當受命攝位無復辭遜也舜曰可畏非民禹曰民惟邦本孟子曰民為貴民心從違即天命去留如之何不以民事為兢兢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此二節書叙禹再辭舜再不許禹不獲已而受命也
枚卜歷舉而卜之也官占謂掌占卜之官蔽决斷也
昆解作後依順也龜謂灼龜觀兆筮謂揲著起卦協
合也習解作重毋者禁止之辭神宗堯之廟號帝指
舜也禹曰攝位大事不可專主于人謀今在廷之臣
有功者多請一一卜之于龜從其吉者而命之可也
帝舜曰汝禹凡設官占卜之法必先斷定其志所向
然後命于元龜以驗其吉凶今我命汝攝位之志已

先定于心無所疑惑詢謀于衆亦同以為然是以鬼神依順驗之龜筮已自協從矣又何用取羣臣而枚卜之乎且占卜之法一得吉兆不必再卜今鬼神既依龜筮協從又何須重卜以求吉乎禹拜而稽首懇切遜避帝舜曰汝毋固辭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禹既不獲辭乃以正月一日受攝位之命于帝堯之廟在舜則告其終在禹則告其始由是總率百官攝行庶政一如帝舜受終攝位之初堯舜禹之相傳

一道故其事亦無不同如此觀此龜卜之法雖亦古人所重然必在定志詢謀之後故周書洪範稽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後世舍人而問鬼舍明而求幽以致術數之流皆得妄談休咎熒惑聽聞吁抑愚甚矣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

子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此一節書敘禹既攝位舜命禹伐苗及禹誓衆之辭也徂往也羣后謂諸侯誓行軍時告戒之言濟濟衆盛也肆解作故帝舜曰嗟乎汝禹方今天下皆已無虞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令汝當躬率六師往正其罪禹承帝命乃徵召諸侯以兵來會遂誓戒于衆曰濟濟然爾衆當皆聽我之命令今頑蠢無知有苗之君昏昧迷惑不知恭敬侮慢他人自以為賢反戾正

道敗壞常德君子却使在野小人却使在位由是下
失民心棄之而不保上失天心降之以災咎故我以
爾衆士奉帝之辭以討伐其罪爾衆士務一爾之心
不可少有疑貳務一爾之力不可少有退縮然後戰
無不勝攻無不取而能成除暴安民之功也爾衆士
可不勉哉有苗自干天誅舜之命禹徂征不得已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
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

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玆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一節書敘苗民逆命益贊禹班師及帝敷文德有苗來格之事也贊助也屆至也帝指舜歷山山名在今山西蒲州旻是仁覆憫下之意天心憐憫下民所以謂之旻天慝解作惡祇敬也載事也瞽瞍帝舜之父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齊慄之容允信也若順

也諴者諴能感物之意昌言盛德之言也班還也振即整也誕大也干是楯羽是羽旄皆舞者所執格至也禹征有苗兵臨其國已三十日而苗民違逆命令未肯服從是時伯益從征乃贊助于禹曰惟有德之人可以上動天心天雖高遠此德無遠不到大凡盈滿者必招損傷謙虛者定受利益此乃天道之自然知天道之自然惟當謙以修德不可自滿以伐人矣帝微賤之初曽耕于歷山而往于田日日呼旻天而

號泣又呼父母而號泣雖是帝之父母不慈然帝之心只是自認以為己罪自引以為己惡不敢一毫歸咎父母只是敬修為子之事在瞽瞍前夔夔然莊敬戰慄終被孝心感動瞽瞍亦歡喜信順化而為慈矣夫人苟能盡以誠感物之道而為至誠雖無形無聲之鬼神亦將洋洋乎來格況苗民亦人類也豈有不可以誠感者乎何必勤兵于遠哉伯益勸禹之言如此真盛德之言也禹即拜而受之應之曰然遂班師

振旅歸于京師帝舜亦感于益之言大布其文命德教不復以苗民順逆為念當是時朝廷無事惟有執干盾者執羽旄者相與舞于東西兩階而已從禹班師之後纔七十日而有苗已回心向化羣然来格伯益修德之言至是驗矣夫一苗民也以兵臨之則不服以德感之而即来可見服遠之道惟在内治之修内治不修而徒恃師武臣力非聖人之所貴也觀虞廷雍容太和景象千古而下不猶可想見邪

皐陶謨

皐陶謨者史臣記皐陶所陳告于帝舜之謨議也故以皐陶謨名篇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此一節書是史臣記皐陶陳謨於帝舜及與大禹問答之辭言迪德之本在修身而漸極推行之遠也允

迪實踐也謨謂陳說道理明謂明白詳盡弼匡救過

失諧可否相濟之意思永思慮長遠也惇厚也庶明

是衆賢人勵勉勵也翼輔佐也邇指家國遠指天下

稽考古時臯陶曾陳謨于帝舜曰為君者誠能躬行

實踐以修其德則為臣者知其君樂于聞善所以為

之謀者無隱匿而不明者矣知其君樂于聞過所以

弼其失者無乖忤而不諧者矣然則人君欲臣下之

盡言不可不自勉以為納忠之地也當時大禹同在

帝前因問臯陶曰汝言誠然然迪德之義其詳如何

臯陶曰美哉汝之問也為君者必謹慎以修其身一言一動皆深思遠慮務為長久之計此乃為允廸厥德由是自身而推于家則九族之親屬莫不以恩相厚以禮相序而家可齊矣自家而推于國則羣臣之明哲者莫不勉勵以輔佐之而國可治矣不特如此又自家國之近可達天下之遠使天下無不平者亦在此修身思永推之耳豈有他哉禹遂屈己而拜之

曰汝言甚是真為君者之所當知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此一節書是臯陶推廣迪德之要在知人安民而禹深嘆兼盡之難也吁歎而未深然之詞時是也指知人安民言帝指堯官人謂用人遷竄徙也巧言令色孔壬謂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姦惡之人臯陶曰

美哉人君為治之道其大者有二一在于知人一在于安民盖人不能知則用舍失當無以任衆職而興事功民不能安則民心離散無以固根本而奠邦家禹曰嗟乎如汝所言知人安民二者兼舉維帝堯之聖猶且難之盖人固未易知也為君者果能知人則睿知所照將與日月並明何哲如之以是用人必能使才稱其職德稱其位豈有不宜者乎民固未易安也為君者果能安民則恩澤所及將與雨露同潤何

惠如之由是萬邦黎庶尊之則元后愛之則父母豈有不懷者乎夫人君惟不能知人安民常恐不善之人得乘間而害我之治能哲而惠如此將見衆賢集于朝百姓和于野雖有黨惡如驩兜者亦將改行從善何足憂雖有昏迷如有苗者亦將感化歸服何必遷雖有巧好其言令善其色大包藏姦惡者亦將變巧詐而為誠實何足畏知人安民功用之大至于如此豈可易視之哉禹此言蓋欲帝舜深思其難而求盡其道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此一節書是臯陶與禹言取人之要盖知人之事也

亦解作總載解作行采事也采采者謂某事某事也

栗嚴密也愿謹厚也亂解作治擾馴順也毅果斷也

廉謂有分辨塞篤實也彰著也吉善也臯陶曰美哉

人固難知而觀人有法凡人必有德乃為賢人總言

𠕂德之見諸行事者其目有九總言其人之有德者必須指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證驗則事皆有據而名實不爽不患人之難知矣禹曰九德之目何如臯陶曰凡人寛弘者或流于縱弛若寛弘而又莊栗是一德也柔順者或流于頽靡若柔順而又植立是一德也謹愿者或過于鄙朴若謹愿而又恭恪是一德也有治才者或不足于敬畏若有治才而又敬畏是一德也馴擾者或失之優柔若馴擾而又果毅是

一德也徑直者或過于峭厲若徑直而又温和是一德也簡易者或過于坦率若簡易而又廉隅是一德也剛健者或出于矯激若剛健而又篤實是一德也彊勇者或任乎血氣若彊勇而又好義是一德也九德之目如此人能于此九者彰著于行事之間且始終如一常有而不變斯可為成德之吉士哉以此觀人則下無遁情而知人之哲得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

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一節書是臯陶言官人之效亦知人之事也宣著也浚解作治嚴畏也亮明也采事也有家謂大夫有邦謂諸侯翕合也施用也撫順也五辰木火土金水凝成也臯陶曰凡人于九德不必其盡備而貴其有常如九德之中有其三者能日宣而克廣之使之益以著此三德之有常者也使之為大夫而有家必能

夙夜匪懈以治其家而家之事無不明治矣九德之中有其六者能日嚴而祗敬之使之日以謹此六德之有常者也使之為諸侯而有邦必能克謹無怠以治其邦而邦之事無不明治矣夫德之有常者多寡不同而皆宜于用如此人君若能合而受之分布用之將見有九德者皆顧出而效其才能以任國家之事凡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于是百僚彼此相師百工及時趨事順于五辰以修人事

春順木之辰夏順火之辰秋順金之辰冬順水之辰土寄王于四時又修四時之令以順土之辰由是一切功績皆有成效而無復有廢墜怠弛之患矣夫人君能知人而善用之則賢才進而治功成如此知人所係豈小也哉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一節書是臯陶言用人之本宜端用人之道宜盡

亦知人之事也無禁止之辭幾事之幾微也曠廢也
天工謂上天付與君臣當行之事臯陶曰天子者臣
下之表帥也若先為逸欲則下而有邦之諸侯亦皆
效之是教導之為逸欲也為天子者豈可如此必須
兢兢然戒謹業業然危懼以倡率之所以然者何也
盖一日二日之間其日至淺而事幾之来且至萬焉
幾者常人之所不能見及其著也雖智者不能善其
後此所以必兢業以圖之不可一日而縱欲也然天

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所用庶官必須得人若庶官用非其才職業必曠為天子者豈可如此所以然者何也蓋庶官所行之事皆代天事曠庶官之事是曠天事也此庶官所以不可曠也夫敦勤儉以率諸侯端用人之本也擇賢能以任衆職盡用人之道也知人之事其庶矣乎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一節書是皐陶陳安民之謨也敘倫敘也勑正也五典五常之道也惇厚也秩尊卑貴賤之品秩庸常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懋勉也皐陶曰人君安民之事無非天事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即有親義序別信之典此五典乃天所次敘而不可紊惟君立條教以勑正之使民交相惇厚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即有尊卑貴賤等級之禮此

五禮乃天所品秩而不可踰惟君著法式以敬用之使民各循常度君主此典禮固自寅畏恭敬臣輔此典禮亦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盖典禮即民所受于天之衷而民不能以惇庸自和必君臣一心以和民之衷使之保合各正然後典無不惇禮無不庸也安民之在教化者如此夫典禮之敘秩皆出于天則民之由乎典禮者為有德即天所眷命者也人君代天賞善有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五等之服以章顯

之使民知勸于德民之悖乎典禮者為有罪即天所
責討者也人君代天罰惡用墨劓剕宫大辟五等之
刑以懲戒之使民知遠于罪蓋命討乃朝廷大政事
君主令于上臣奉行于下皆當勉之又勉常修明而
無怠忽然後服必稱德刑必當罪也安民之在政治
者如此凡安民必兼教養皐陶不言養者府修事和
既得其養之後則政教為尤重誠能敬以敷教合乎
秩敘之自然勤以修政期于命討之各當則民咸相

安于典禮德化之中而不至有刑辟之犯人主之所以修身迪德者即在是矣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此一節書是臯陶發明天人一理見人君不可不盡安民之道也明者顯揚其善畏者刑威其惡威與畏通上是天下是民有土有國之君也臯陶曰惇庸命討皆出于天所以天道至神其聰則于善惡無不聞

其明則于善惡無不見然天未嘗有視聽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道至公善者降福以顯明之惡者降禍以畏懼之然天未嘗有好惡因民之好惡以為明威夫天在上民在下甚相懸絶而民心之所同然即是天理之所必然其通達無間如此然則有土之君膺惇庸命討之寄可不敬之又敬哉凡慶賞刑威必允協乎民心斯上當乎天心而安民之道克盡矣臯陶言知人則終以兢業言安民則歸本于敬要皆原

于人主之修身迪德其旨一也

皐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此一節書是皐陶陳謨既畢因勉帝舜力行其言也惠謂順理厎致也思曰之曰當作日贊助也襄成也

皐陶曰我所言知人安民之事順于治理皆人君所當然者實可以致之施行非徒言也禹與皐陶有同心遂應之曰信然汝之所言合理誠可致之于行而

有成功也臯陶自謙曰行之有功我則未敢預知惟思曰日贊助于帝以成治功而已臯陶不以有功自居而以輔君自許其所以勉帝舜者益切矣夫以有虞之隆帝舜之聖而禹臯陶猶同心責難如此使大臣皆以禹臯陶之心為心則何君不如舜而治不若虞哉

益稷

此一篇書是帝舜與禹臯陶論治之言首節禹稱益

稷二臣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墊予乘四載隨山刋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此一節書是帝舜求言無已之誠禹臯陶輔君以保

治無窮之意也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墊沉溺也四

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刋除也奏進也
血食曰鮮鳥獸魚鼈之肉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
也濬深也畎澮田間水道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
艱難也播種之初五穀難得故曰艱食懋勉也化居
者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作乂者
興起治功也帝舜既嘉納臯陶之謨因呼禹來前曰
臯陶所言知人安民眞是盛美之言汝亦可以昌言
告我禹見帝舜之勤于求言拜而歎美稱帝而進曰

君德治道臯陶之言備矣我更何所言惟思艱危易
忘成功難保日孜孜焉勉力于所當為不敢以已治
已安而少怠也臯陶遂歎而問所謂孜孜者如何禹
乃追述治水本末以見當保治之意曰往時洪水汎
濫勢若漫天浩浩然包山駕陵下民困于水災昏迷
墊溺予承帝命治水乃乘四載依山而行除木以通
道路相度地勢之高下審視水勢之源流此時五穀
不登我及益教民網罟漁獵進衆鮮食以充饑先開

決九州之川各至于海使大水有所歸次疏濬田間畎澮各至于川使小水有所洩此時田畝可辨我及稷教民播種稼穡進衆艱食猶兼鮮食至于水土盡平山林川澤之貨利盡出又勸勉其民遷有于無化其居積以濟匱乏天下衆民然後皆得粒食因以定貢賦施政教而萬邦興起治功焉思昔日之艱難則今日何可不孜孜以保此萬邦烝民哉臯陶聞禹言而然之又謂我君臣當師法汝之昌言皆勉力不怠

可也蓋禹不自恃其成功而詳述其前事安不忘危之意溢于言表誠使人君常以孜孜為心則持盈之慮恒深人臣常以孜孜為心則保泰之謀加切君臣交修自可長享至治于無窮矣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一節書是禹既詳言致治之難因告帝舜以保治之道也止者心之所止乃至善之所在也惟思也幾

者事之發康者事之安弼謂輔弼之臣也丕大也徯待也申重也休美也禹先歎美又特稱帝以發其聽曰帝在君位當慎以居之也帝舜即然其言禹又推所以慎位之意曰人心之於事物各有至善之當止者但為私欲動搖而不安帝當時時存養此心順適天理安汝心之所止以立應事之本事未行而將發謂之幾必審所發之皆善然後行之事將成而可安謂之康必察此事之果安然後成之則心之所止者

靜固安動亦安矣又必使輔弼之臣皆得盡其直言格心于未萌救事于未失而安止之功益密也既謹幾康于己又資弼直于人由此人己交修表裏一致將見事事順乎民心一有動作布之政令則天下翕然丕應若先待我志之發矣事事合乎天理以之昭然受命于上帝則天且重重眷命用集休美之福矣得天得民如此而在君位斯為克慎者哉要以慎位之道一安止盡之易彖艮止詩咏敬止大學始于知

止皆此道也故聖道相傳禹為見知首稱人主欲久安長治亦體舜禹之心法而已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此一節書是帝舜感禹弼直之言而反覆歎詠臣職之重也鄰謂左右輔弼也臣以分言鄰以職言帝舜曰吁汝謂人君安所止而謹于幾康尤必賴輔弼之直可見臣職之所繫甚重布列庶位謂之臣而臣非具官也必有以格我之心必有以正我之事臣哉其

即我之鄰哉左右贊助謂之鄰而鄰非泛屬也所以格心者是賴所以正事者是賴鄰哉其惟我之臣哉此即以弼直致望于禹之意禹遂承之曰俞盖亦以臣鄰自任矣上文禹以慎位責難于舜而舜即然之此節舜以臣鄰委重于禹而禹即然之一德一心交孚無間所以相須有成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一節書是帝舜詳言臣之所以為鄰以深明一體之義也華蟲是雉宗彝是宗廟中酒尊上畫虎蜼二獸藻是水草粉米是白米黼如斧形黻如亞字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六律不言呂者陽統陰也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為八音在察也忽治之反也五言者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也

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帝舜曰君資臣以為助如人有元首必資手足以運行耳目以視聽是臣為我之股肱耳目也蓋治道以政教禮樂為先我思民性未復欲左右扶持斯民使人人向化而不能徧諭也賴汝臣輔翼之以遂我教民之心我思民生未厚欲宣布恵澤于四方使人人得所而不能徧加也賴汝臣施為之以遂我養民之心禮以章服辨等威我欲觀古人所取象定上衣下裳之制日月星

辰取其照臨山取靜鎮龍取變化華蟲取其文六者繪畫于衣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辨六者刺繡于裳其繪與繡則以青黃赤白黑五采之物彰施于繒帛成此五色作朝祭之服而我不盡能自明也賴汝臣明視其大小尊甲之等使禮達而分定焉聲音之道與政通我欲聞六律以定五聲而被之八音者察其治不治于政事音和由政事之修治音乖由政事之怠忽其察

之之法則以朝廷所出之絲綸民間所納之歌謡凡言之叶于五聲播之樂章者為君德民風之驗而我不盡能自聽也賴汝臣審聽其乖和得失之分使樂行而倫清焉合四者言之臣豈非我之股肱耳目乎推帝舜所屬望于禹者見君以臣為體則臣當以君為心然後能助成治功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此一節書是帝舜申結上文弼直臣鄰之義而戒勉

于禹也違戾也言違戾于道也拂而相之謂之弼言匡救其失也帝舜曰一日二日萬幾我於政教禮樂之間豈必能事事合理但一有違戾于道汝即盡言捄正使我得聞而改之方是弼直之義切不可當面順從以為是退後却有私議以為非此不直者之所為豈我所望于汝乎汝既為我股肱耳目之四鄰必當休戚相關精白一心敬其所以為鄰而無愧弼直之任是我所望于汝者盖戒其不可如彼而勉其當

如此也夫以帝舜之聖君安得有違而待于弼大禹之聖臣何至不欽而有後言猶諄切戒勉若是其立萬世明良之極也宜哉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一節書是帝舜既命禹盡忠直于己而兼欲其教忠直于人也時是也指忠直而言侯射侯也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是也識誌也工掌樂之官也颺宣揚

也格謂改過也承薦也庸用也帝舜曰忠直之道汝固當自盡若衆人中有頑愚而好為讒說不在是忠直之列者先設射侯以明驗之盖射以觀德頑讒之人志不正體不直其射必不能多中果明其為頑讒矣須加鞭扑使之自記于心知所懲戒又書其過恐以誌于册使之常存羞愧速圖遷改凡此三者之教總欲化其頑讒為忠直並生于天地間不至終為棄人耳然必觀其改過與否又當命樂官取彼所進納

之言播于樂章時時而宣颺之其言和平是能改過則薦之用之而並生之願遂矣其言乖戾是不能改則威之以刑彼終自外于並生不可使與忠直者混列焉盖頑愚讒說傷敗善類最足害治然猶未忍遽絶之必由盡其教之之道至真不能悔改然後加以斥譴可見聖人好生之徳如天地之無疆而聖世所以無棄人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此一節書是禹因帝舜欲化頑讒而進勉其修德以端本也俞哉者口然而心猶未盡然之辭也光德之光輝也隅角也蒼生即黎民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也時是也敷同猶普同也奏進也禹曰帝欲格頑讒之言固然但所以廣忠直之化者其本仍在于帝德誠使帝德之光輝徧被天下至于海隅之遠蒼

生之衆無弗照臨將見萬邦黎民中素懐忠直之賢者瞻仰德光感慕興起共思為帝股肱耳目之臣惟帝是舉而用之耳舉用之道當始進時使之敷陳所見而聽納其言以覬其忠直之藴進而任用則量能授官明辨衆職以考其所言之功及其果有成功能踐所言則賜之車馬章服以厚其有功之報夫既修德以致賢而又考成激勸如是誰敢不斥去忌賢嫉能之私務以謙讓居心而敢不人人自効其忠直敬

應于上乎是則黎獻益盡其用而頑讒亦莫不感化矣帝不如是以德用賢即令任用諸臣敷同欺慢將日進于無功豈但頑讒足慮哉此可見尚威不如尚德也蓋帝舜意在立法以化頑讒而禹復推本君德所以端教化之源其旨互相發明若執為舜用刑而禹用德非知大聖人之心者矣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

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此一節書是禹進戒帝舜以德之不可不修而帝舜答其意也頟頟不休息之狀殄絶也世世者繼世相傳之業也創懲也塗山國名在今江南鳳陽府懐遠縣呱呱泣聲荒大也弼輔也薄迫也迪蹈也遵行之意

也即就也禹曰人君當勤于修德不可如帝堯子丹朱之驕傲蓋傲為衆惡之本此心肆然無忌惟惰慢佚遊是好傲很暴虐是作無晝無夜頟頟然縱欲不休行事悖理如無水行舟又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不治國事故不得繼帝堯之天下以絶其世我因懲戒若是之傲初娶塗山氏女纔及辛壬癸甲四日即往治水其後生子啓呱呱而泣我弗暇顧惟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水土既平則疆域可定乃輔帝以成

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制每服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至各五千里疆域既定則經制可施九州之内分封諸國固有州牧統之又每州立十二諸侯為師使佐州牧以糾正羣后九州之外廹近四海雖已設官治之又每方立五人為長使統諸蕃以固衛封疆令則内而十二師侯牧外而五長諸蕃各遵行朝廷德教著有治功獨苗國恃頑弗肯就工尚為盛治之累帝當念之未可謂天下治安而稍生傲心也觀此言而禹

思曰孜孜之實可見帝舜乃答其意曰今九州四海遵行我之德教者是汝禹由治水而弼服建官功有次敘故也雖苗民頑慢臯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五等之象刑以輔德教所未至且用刑之明足以服人苗民庶幾化而即工乎夫聖如帝舜而禹猶戒其傲豈過為危言哉傲與慎反人心操存舍亡一念慎即進于舜一念傲即流為朱為聖為狂祇在幾微之分然則為人上者戒懼慎獨之功顧可須臾有閒哉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二節書是夔言韶樂感通之妙而復命于帝舜也輕敲曰戛重敲曰擊鳴球玉磬名球擊能鳴故稱鳴球重彈曰搏輕彈曰拊以詠歌詠詩章也虞賓丹朱也帝堯之後為賓於虞故曰虞賓下堂下也鼗鼓有

柄小鼓持而搖之旁耳自擊而成聲柷形如方桶以木為之撞之有聲敔形如伏虎背上有刻刷其刻而成聲二者皆節樂之器也鏞大鐘也以間者以堂下之樂與堂上之樂相間迭奏也蹌蹌行動之貌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拊石之拊輕擊也石磬也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當時帝舜作大韶之樂夔為典樂之官曰樂作于宗廟中在堂上者石音有鳴球之磬或輕戞或重擊絲音有琴有瑟或重搏或

輕拊以合于人聲之歌詠則見樂音和暢無感不通幽而祖考之神来至以享明而虞賓丹朱在助祭之位與衆諸侯以德相讓焉在堂下者竹音有管革音有鼗鼓樂始作擊柷以合之樂將終櫟敔以止之匏音有笙金音有鏞或吹或擊以與堂上衆樂更迭間作則見和樂所感無微不入雖無知如鳥獸亦蹌蹌然行舞焉凡此堂上堂下之樂總名簫韶以詠以間一周謂之一成至九成而樂備則見太和洋溢感通

益神雖靈異如鳳凰亦來舞于庭有容儀焉樂之和神人召物瑞如此孰非帝德所致哉夔又曰美哉韶樂八音中石最難和我于石磬大者重擊小者輕拊石聲既和則八音皆和矣由是以音之和而動氣之和百獸聞之亦相率而蹌舞是物無不和也以音之和而感心之和衆官正長聞之皆誠信以克諧是人無不和也樂之感人動物如此又孰非帝德所致哉夫樂以昭德象功今繹夔言幽明靈蠢無非韶樂所

感通可見帝舜之德真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而虞廷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之治功亦概可想見其氣象矣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此一節書是虞廷君臣交相責難以期保治于無窮

也庸用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股肱謂臣也元首謂君也大言而疾曰颺憲法度也賡續也載成也叢脞煩碎也隳傾圮也帝舜時天下治安猶恐君臣之間易至怠荒用作歌以相儆戒先述其作歌之意曰天命可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而治亂安危循環倚伏必須常以戒勑存心惟一時之暫惟一事之微無弗戒勑庶乎天命可保也乃歌曰為臣者喜

于乘時而圖幾則人君之治化興起哉百官之事功

熙廣哉帝舜之以保治望臣者如此臯陶拜手稽首

以致敬大聲疾言先述其續成帝歌之意曰帝以勑

天命望之于臣其先念之于己哉要在統率羣臣振

作以興起職事但宜謹守成法不滋紛更此帝念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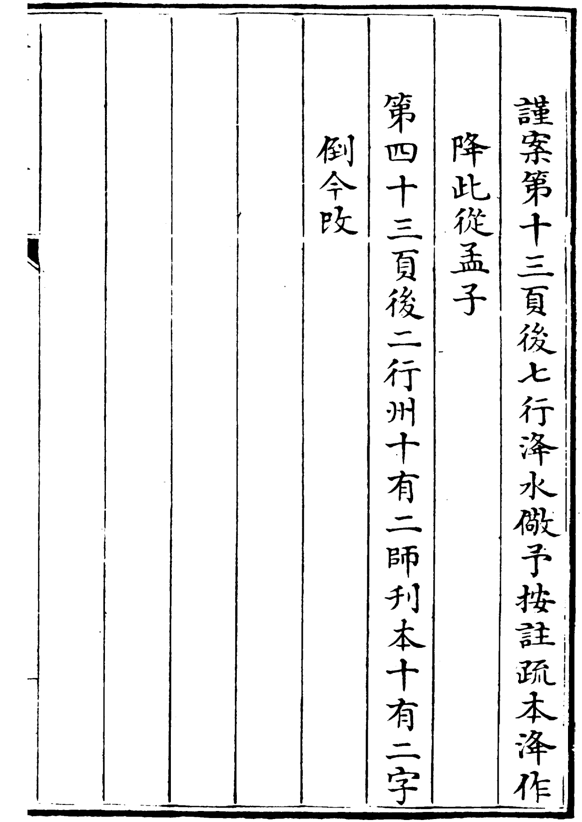
當欽也又必數加省察考其成功使之無敢欺蔽此

帝念所當欽也臯陶既述其意乃續成其歌曰君能

明于臨下而率作省成以為勑天命之倡則臣皆盡

職而忠良哉衆事合宜而安康哉君若不能率作省成而下侵臣職叢煩脞碎則臣皆推諉而偷惰哉萬事廢弛而墮壞哉臯陶之以保治望君者如此帝拜受其言曰明與叢脞之得失其理信然我為元首固當欽念汝等膺股肱之任往治其職亦豈可以不欽哉臯陶以欽責難于君帝舜亦以欽責難于臣可見祈天永命制治保邦不外乎一心之敬此唐虞授受之心法所以為萬世法也

日講書經解義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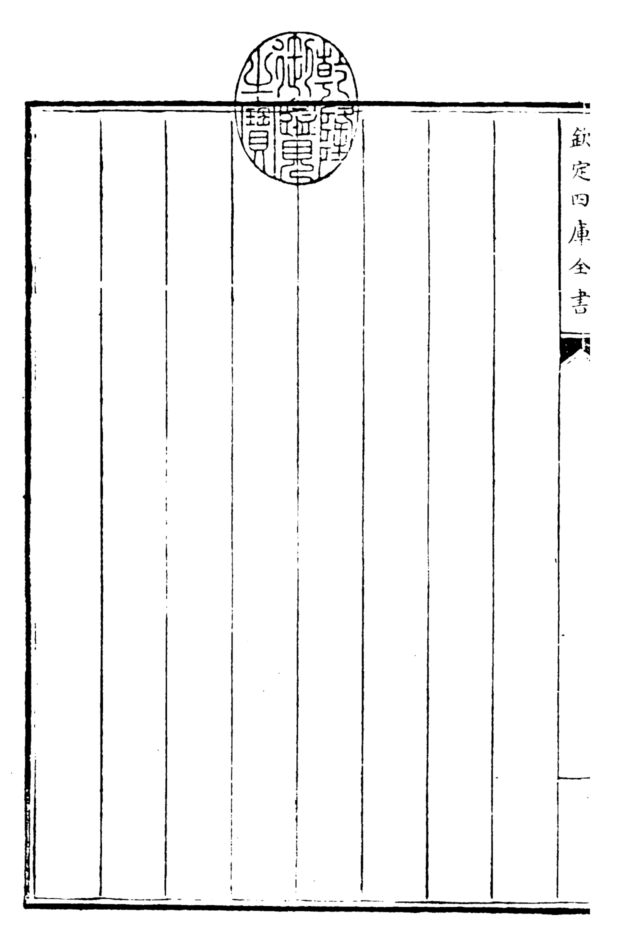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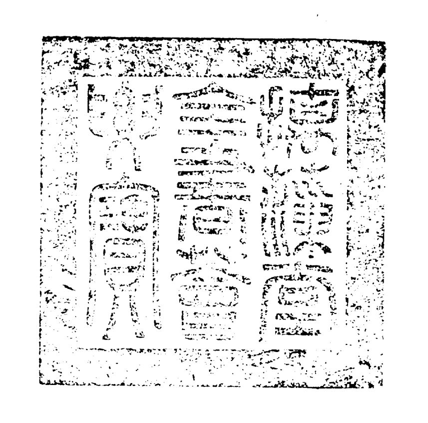
謹案第十三頁後七行洚水儆予按註疏本洚作

降此從孟子

第四十三頁後二行州十有二師刋本十有二字

倒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